

新派武侠小说

催命阎王

欧阳伯达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上

催命阎王

(上)

欧阳伯达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催命阎王(上中下册)

欧阳伯达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内蒙财经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6.5 字数:560千

1997年12月第一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10,000册

ISBN 7-204-04011-2/I·715 全三册定价:29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“血手阴魔杀人王”之徒田中峰怀着师仇家恨，奔赴英雄大会。殊料英雄大会提前结束，只见尸横遍野，阴风凄凄，少年绝望之时，巧遇痴叟赵笑天，得知“三指神剑”田宏道作恶。江湖，抢得“武林第一”。田宏道正是十几年前逐田中峰出门的生父，抚今思昔，田中峰决定大义灭亲，直奔家门。途中诛杀“湘北六剑”，结识神秘的蒙面客，领略到武林中闻风丧胆的“树魔妖姬毒阎婆”的超凡武功，深知江湖风险，责任重大。“剑王庄”一战，田中峰历险又脱，去“紫龙帮”完成先师之托。孰料，“剑王庄”一千人追杀而来，一场恶斗，伤亡大半。田中峰再到少林寺刃杀济世和尚，待返“剑王庄”，却只见家父的血尸。个中因由扑朔迷离，是非曲直巧遇连环。田中峰自此忽易容改面装扮田宏道充“天下第一剑”，执“无敌令”做蒙面少年。几番江湖阅历，血雨腥风，“催命阎王”不脛而走，名噪一时。玉虚宫内，田中峰终于遇到功深似海的“武林第一人”及命中注定的一段奇巧姻缘。

究竟谁是个莫测高深一直暗中相助的无名圣人？毒阎婆的真面目到底如何？紫龙、金凤归宿何方？再赴生死宴，武林是面临灭顶，还是柳暗花明？一系列的遭际，等待在田中峰的面前。

目 录

上

第 一 章	武林第一.....	(1)
第 二 章	剑王庄	(55)
第 三 章	目中无人.....	(105)
第 四 章	蒙面怪客.....	(157)
第 五 章	因祸得福.....	(209)

中

第 六 章	慧觉尊者.....	(263)
第 七 章	借尸还魂.....	(315)
第 八 章	神鬼莫测.....	(365)
第 九 章	柳暗花明.....	(417)
第 十 章	不堪回首话当年.....	(469)
第十一章	群英会.....	(521)

下

第十二章	警世才华.....	(575)
第十三章	郎心如铁.....	(627)
第十四章	一身是胆.....	(681)
第十五章	龙争虎斗.....	(733)
第十六章	紫龙经.....	(787)

第一章 武林第一

甲午、八月、十五日。

湖南、衡山、少林下院。

这本是一座香火鼎盛，僧侣众多，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于途的大寺院，不料现在却变得墙倒壁塌，瓦砾遍地，蛛封尘积，几已变成一片废墟。

寺内草深没胫，虫鸣如泣，白骨累累，磷光闪烁，偶而还会传出一两声分不清是狼嚎还是鬼哭的声音。

适逢中秋，时值子夜，本是皓月当空的时候，哪知，乌云逞威，月色尽失，只有几颗疏落的星星，发出闪闪之光；在黯淡的光辉下，寺内鬼影幢幢，时有时无，忽隐忽现，显得格外神秘、阴森、而又恐怖！

这时，庙门口黑影一闪，静悄悄的立定一个凤目瑶鼻、面带弯月面具的少年。

蒙面少年扬目四望，见寺内寂静如死，空无一个，浑身打了一个寒栗。

“天哪！难道英雄大会已经举行过了？”

音颤声威，满腹焦灼，忽的双臂一抖，直向寺内射去。

寺内东边是一大片殿院楼阁，西边是一个宽阔的广场。

广场的左、右和后面，堆着至少有三千桌子，可惜都已破烂不堪，散落一地。

正前方，有一个石砌的宽大平台，平台上面写着：“较技台”三个大金字。

“较技台”的右边有一个“评审台”，左边有一块“告示牌”。

蒙面少年略一打量，便箭也似的向前扑去。

“较技台”的台上、台下，白骨森森，骷髅堆积如山，武林中人丢弃的刀、剑、笔、箫，比比皆是，险风过处，寒气袭人。

蒙面少年看着看着，双眼发直，热泪如涌，竟然放声痛哭起来。

瞬息之间，前尘往事，一齐兜上心头，一幕悲惨的记忆压得他透不过气来……

哭声凄凄，感人至深，泪尽血涌，惨不忍闻。

只听他悲凉、绝望、而又颤抖地喃喃自语道：“天哪！我不避艰难险阻，不怕讥讪辱骂，卧底偷技，登门乞艺，忍辱含羞，隐姓埋名，苦苦的修炼了十年，就是为了在英雄

大会上扬名立志，为我自己争一口气，可是，天哪！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武林各派曾经公决英雄大会在甲午年的中秋月明之夜举行，地点就是衡山少林下院，为什么会突然提前？”

他感到万分困惑、迷惘。

难道……？

难道……？

这是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呀？

完了！完了！我的全部希望都完了！

蒙面少年似乎有一段极端伤痛的往事，英雄大会对他万分重要，直气得捶胸跺脚，抱头痛哭不止。

霍然，少年双掌交挥，像疯子似的，扑到较技台上，向堆积在台上台下的骷髅白骨，连环不断地发掌猛攻。

疯狂地攻出三百多招，依然意犹未尽，而神智，在万念俱灰之下，却已开始混沌。

“武林第一掌，给我滚出来，接小爷一掌！”

“武林第一剑，给我滚出来，接小爷一剑！”

“武林第一笔，给我滚出来，接小爷一笔！”

“武林第一箫，给我滚出来，接小爷一箫！”

“武林第一人，给我滚出来，小爷要杀了你！”

少年狂呼至此，已是精疲力尽，手指着台上台下的骷髅、白骨，声嘶力竭道：“第一！第一！那来的这么多第一！你们这一串都是沽名钓誉的东西，死了活该！一千一万个

活该！”

越说越气，怨愤难消，双臂伸缩间又攻出一百多招。

少年好深的功力，较技台的四周，立时风声如涛，白骨横飞，右面“评审台”上的三把高背描金座椅，虽在十丈开外，依然被他震成碎片，左面的“告示牌”，距离最远，也已震得东倒西歪，摇摇欲坠。

较技台上下更是满目疮痍，好像经过一次暴雨的洗劫似的，所有的白骨、骷髅，都被劈成粉沫、碎片，飞出台外二十丈远，扫得整个较技台上，干干净净的，烟尘寸土不存。

少年一则内心悲痛过度，二则接连施展四五百招，已是精疲力尽，这时忽见他身形剧烈地摇晃了好几下，终于体力不支晕倒在较技台上。

当！少年一倒，佩在肋下的一支兵刃自动跳出鞘来。

这是一支十分古怪的兵刃，握柄之处似剑，通体笔直如箫，三棱锋利似刀，尖端圆锥若笔。

非剑，非箫，非刀，非笔！

亦剑，亦箫，亦刀，亦笔！

刃身三面棱角的中间，镌刻着：“无敌令”三个字！三面完全一样。

“无敌令”？多么古怪而又托大的名字，饶他是须发斑白的老江湖，也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武林中有这么一支怪兵刃。

刃身通体雪亮，泛射着一丝慑人的寒芒，落地时发出一阵龙吟凤鸣之声，明眼人一见就知绝非凡品，定是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的亘古神刃无疑。

这“无敌令”本身就已珍贵无比，更何况……

星移斗转，云退月出，皎洁的银辉投射在少年的身上，倍增无限孤单、落寞凄惨与神秘之感。

一个时辰后，少年才悠悠的清醒过来。

他像是被钉子钉住了，久久，躺在原地未动，茫然地望着头顶的浮云皓月。

恍惚中，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恶梦，有一种如梦初醒，恍如隔世之感。

许久，他才喃喃自语道：“英雄大会提前举行，我未能扬威较技台，给那些追名逐臭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，乃是毕生一大恨事，但事已至此，悔又何益？我不妨追上门去，登门求教，告诉他们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如有参与百丈峰掘墓鞭死之人，就要他们的命！”

此念一兴，悲愤顿消，腰部微一用力，弹身一跃而起。

忽然一眼瞥见无敌令落在一旁，脸色不由大变，急忙双手拾起。细加审视，神色至为谨慎小心。

少年将握柄之处的扣簧一按，刃身微偏，中空之处闪现紫色的光幕，这才安下心来，将无敌令纳入鞘中，纵身跃下较技台。

走至“告示牌”前一看，只见用红漆写着：

武林第一人：

武林第一掌：

武林第一剑：

武林第一笔：

武林第一箫：

五行字，依然依稀可辨，而下面的名字，却已被风雨洗刷干净，无法分辨。

少年看毕，大感失望，心说：“这五个第一，也不知被谁得去？我纵有登门求教之心，却是无所适从？”

继而一想，这五个人定是响当当的人物，尤其在得到第一之后，更是踌躇满志，到处张扬，只要向武林中人一打听，不难得知。

当下运劲，在“告示牌”上五个“武林第一”的下面，以“金钢指法”横写了七个字，是：无名小卒田中峰

指力苍劲有力，笔剑飞龙舞凤，功力之深，已至不可想象的境界。

田中峰写毕，微微一笑，随即在较技台四周拾捡了许多白骨、骷髅，搬至广场的中央，准备派用场。

来来去去的至少搬来有一百多个骷髅，和无数的白骨，田中峰胸有成竹似的，立刻在广场中央，摆下“武林第一”四个巨大无比的骷髅白骨字。

诸事完毕，少年满意的一笑，方待转身离去，忽闻夜空中飘送来一阵箫声，不由自主地又停了下来。

这箫声十分怪异，起先悠扬平和，入耳令人心旷神怡，油然生出思古之情，欲念名利之心顿消；但曾几何时，箫音高拔，高亢入云，充满了杀伐、暴戾之韵。

不一会，音律再转，低沉忧戚，诉说尽英雄末路之苦。

田中峰听得入耳，心中直嘀咕，觉得这定是一个饱经忧患的风尘异人。

本想上前拜谒，顺便探听一下五个“武林第一”的归属，不料，箫音三转三折，忽又停了下来，田中峰虽是身怀绝学之人，竟不知吹箫之人到底隐身何处。

较技台的后面，有一座奇花异卉丛生，峰巅奇特，堆绿积翠的小山，箫音似是从这山上飘飘而来，但是，田中峰细细观看良久，却看不出一点端倪。

正感困惑不解，忽见较技台上出现一个身着蓝衫，剑眉虎目，面容肃穆的中年人，当即大踏步地走了过去。

来至近前，这才看清蓝衫客在较技台上摆下一个简单的祭坛，上置四色瓜果，五荤六素，以及祭典所用的香、纸、烛等，一应俱全。

蓝衫客年约三十余岁，太阳穴高高鼓起，显系内家高手无疑，一直恭谨虔诚地低头工作，对田中峰的出现浑如不觉，甚至连抬头看他一眼都不曾。

田中峰见此情景，大为纳罕，上前行了一礼，温文有礼地说道：“请问这位兄台，在此摆下祭坛作甚？”

蓝衫客闻言首先扬目望望场中央的“武林第一”四个

骷髅字，再瞧瞧“告示牌”上的田中峰三字，面罩寒霜，不屑已极，迟疑片刻，结果未答一言。

田中峰一愣，甚感不快，道：“兄台可是聋哑之人？果真如此，那咱们再见啦！”

正欲转身拂袖而去，蓝衫客突以无比冷漠的语气说道：“在此设下香案，自然是拜祭少林下院的僧侣，和丧生在英雄大会上的四方豪杰，阁下实在问得多余。”

田中峰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？少林下院的大师也死了吗？”

“为了主持公义，阻止群豪凶杀，被一群沽名钓誉的人杀了个鸡犬不留。”

“噢？有这等事，那真是太不幸了，敢问英雄大会是什么时候举行的？”

“去年今日！”

“为什么要提前一年呢？”

“对不起，你已经问得太多了，再见！”

说走就走，转身下台，直向较技台后面的山上飞奔而去。

步履轻盈，衣衫飘飘，快如星流电泻，轻功之高，实在了得。

田中峰做梦也想不到天底下会有这么不通情理之人，心中恼火，却又找不到一个发作的借口，气得牙齿打颤，暗道：“我田中峰今天和你泡上了，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绝不

善罢甘休。”

心忖之间，人已电射而出，和蓝衫客走了个不前不后。

“在下以礼相见，出言请教，阁下却恁般冷漠傲慢，岂不有点几近不通人性？”

“朋友说此话未免强词夺理，难道我有一定要答复你的义务么？”

“这……？”他本来是想找碴的，却被蓝衫客的一句话堵住，欲辩无词。

蓝衫客不屑地扭头望了他的面具一眼，忽的奔势加快，登山而上。

原以为自己脚程极快，定可把他抛下，那知疾奔袋烟工夫，田中峰依然寸步不离，而且神色从容，似乎未尽全力，不禁一呆，道：“朋友苦苦追踪纠缠，不知是何居心？”

“这座山又不是你们家的私产？难道不让人去吗——哼哼！”

田中峰终于出了一口气，蓝衫客闻言一时语塞，只好全力施开绝顶轻功，穿入山峰深处的花草树木之中。

蒙面少年心中冷笑，暗自决定要跟踪到底，看他究竟弄什么玄虚，当下紧紧跟在蓝衫客身后丈许之处，不即不离，亦步亦趋而行。

蓝衫客全力施展，竟然甩不掉人家，心内羞愤交加，陡地止步停身，寒声说道：“我郑重的向你提出警告，再要无理纠缠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！”

“本人也郑重地警告阁下，再妄自尊大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哼哼！”

二人词锋相对，咄咄逼人，大有一言不合即火拼之势。

倏然——一阵幽幽的箫声，从半山腰上的花丛中飘洒下来，祥和悠扬，入耳使人五蕴皆空，飘飘欲仙。

蓝衫客闻声脸色微变，怒气升而复敛，暗喊一声：“惭愧！”直向箫声来处奔去。

田中峰见他如此，纵有一肚子的怨气，也是无从发泄，心说：“这人古怪的可以，那吹箫之人更透着邪门，我田中峰今天倒要看个究竟。”

二人一前一后，步步登高，穿过一片密林，幽径的尽头，现出一个红砖绿瓦，以乳白色大理石为柱，青方砖地，小巧别致的“养性亭”。

亭子四周，花卉养生，异香扑鼻，前面可俯瞰少林下院全景，后面是一道刀削剑切，光滑如镜的石壁；壁上遍是骚人墨客的留诗题字，清幽雅静，景色宜人，实是修身养性的好所在。

“养性亭”内的石凳上，这时正倚坐着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。

老人童颜鹤发，道貌岸然，神情肃穆，不怒而威，正自闭目吹箫，对眼前之事浑如不觉一般。

蓝衫客回头瞪了少年一眼，垂手恭身而立，一语不发。

田中峰已意识到，眼前的白发老人来头不小，也未敢造次，定目细细打量。

这一打量，他发现亭心石桌上，摆着一副棋盘，红黑齐全，一子未动。

同时，桌上另有一壶两杯，杯中酒满欲溢，同样点滴未动，心想：“看将起来，这位老人家似乎有约，但不知所会之人是谁？”

老人箫音幽幽，经久不辍，二人等候顿饭工夫之久，依然毫无反应。

这时，箫韵疾转，变政转商，如泣如诉，尽是思古怀故之音，田中峰听得入神，心灵交感，神弛意荡，眸中泪水盈盈。

霍然，音律高拔三阶，凶残暴戾，如万马奔腾，似怒潮澎湃，隐约中似有喝叱打斗，哀鸣惨吼之声，田中峰泪眼昏花中，一幕极端悲惨不幸的往事又展现眼前，眸中射出两道凶芒！

老人吹奏着，不知何故，眸中忽然滚下两行热泪，顺腮而下，滚落在地。

他倏然扬箫一抡，带起一缕尖锐的丝丝之声，忽的脱手飞出，击向面前不远处的石柱。

箫、柱相撞，火花四溅，大理石石柱被击下一条和箫身粗细相等的横沟，石粉四散，迎风翻飞。